



呂氏春秋

四

□13
3482
4



門口13
號3482
卷4



呂氏春秋卷之十

孟冬紀

其十月紀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

此昏危中且七星中

且時皆中其日壬癸

於南方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號湯

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玄冥官也少皞氏之

子日循為玄冥其蟲介其音羽

即死祀為水神其數六

水也律中應鍾其數六

在北方律中應鍾其數六

陽轉成其功萬物聚藏故曰律中應鍾其味醎

昭和元年12月20日寄
原安三郎氏贈

朽

腎下當神腎字

北向

其臭朽

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馬氣之若有若無者為朽也

其祀行祭

先腎

行門內地也冬守內故祀之行或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也祭祀之肉先進

腎屬水自

水始冰地始凍

秋分後三十日霜降後十五日立冬水冰

地凍也故

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

蜃蛤也大水淮也傳

日始也

雉入於淮為蜃虹陰陽交

天子居玄堂左个

玄堂西北堂也

乘玄輅駕鐵驪

玄輅黑輅鐵驪亦黑象北方也

載玄旂衣服玄玉

玄黑順水色

食黍與菽屬也

其器宏以弇

宏大弇深象冬閉藏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

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

秋分四十六日而立日冬故多在是月也

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

盛德在水王北方也 立冬

衛一作安

占 歸

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

六里

還乃賞死事恤孤寡

先人有死王事以衛社稷者賞其子孫

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

周禮太卜

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又

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龜藏三曰周易龜

於是察阿上亂法

龜藏凶兆審卦以知吉凶

於是察阿上亂法

者則罪之無有揜蔽

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必察知之則行其罪

罰無敢

是月也天子始裘

始猶先也裘溫服優尊者故先服之 命

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

冬令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歛

圻城郭

圻益也令高固也

戒門閭修鍵閉慎關籥固封

壘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要塞所以固國也。關梁所

以通塗也。塞絕蹊徑為其敗田。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

紀數也。正二十五月服之數。遣送衣裳棺槨。營尊者厚。卑者薄。各有等差。故別之審慎也。

丘壟之小大。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營度也。丘壟

墳壟塚也。度其制度。貴者高。大賤者卑。小故曰等級也。是月也。工師效功。

陳祭器。按度程。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

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物器也。勒銘工姓名著於器。使不得

詐巧。故曰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不當致也。故行其罪。以窮其情。不當窮斷其詐巧之情。是月也。大飲蒸。天子乃祈來

年於天宗。是月農功畢矣。天子諸侯與其羣臣大飲酒。班列齒也。蒸俎實解節。所謂

肴蒸也。宗尊也。凡天地四時皆為天宗。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

不成。非冬不藏。書曰。大割牲。祠於公社。及門閭。禮於六宗。此之謂也。

饗禱。祖五祀。勞農夫以休息之。大割殺牲也。祠于公社。國社后

土也。生為上。公死。祀為貴神也。先祠公社。乃及門閭。先社先公。後私之義也。五祀。木正。句芒。其

祀。戶。火。正。祝融。其祀。竈。土正。后土。其祀。中。靈。后。土。為社。金正。蓐收。其祀。門。水正。玄冥。其祀。井。故

曰。五祀。社。為土官。稷。為木官。俱在五祀中。以其功大。故別言社稷耳。是月農夫空閑。故勞犒。休

息之。不役使也。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肄習也。角

猶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官

也。師長也。無或敢侵削眾庶兆民。天子曰兆民。兆大數也。以為

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孟冬行

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散
不密地氣發泄使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
民流亡象陽布散寒蟄蟲復出。冬法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
多暴疾之風陽氣炎溫故盛冬不寒蟄伏之蟲復出也。於洪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範五行。豫恒煖若之徵也。
秋金氣于水不當霜而霜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不當雪而雪故日不時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土地。於
洪範五行急恒寒若之徵也

節喪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
 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
 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

決。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莊子
知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莊子
寄也死歸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
故曰所不免也。痛於肌膚。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
 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
 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慮計
 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
 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無有
若楊王孫僕葬人不發掘古之人有藏於廣野
不見動搖謂之重閉也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
 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扣讀深則及於水泉。故

治要作今也俗大亂人主愈後非葬之心也非為死者慮也

治要陋作辱

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險水泉之濕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

厚葬人利之必有此難故謂之惑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柱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此

杖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一作之者得葬之情得薄葬之情也矣善棺槨所以避一作螻蟻地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以厚葬奢侈相高大不為葬者必發掘之計也故曰生者以相矜尚也

侈尚也故便死為故事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

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息重尊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甚欲欲厚葬必見發掘故曰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言不安也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盪肝以求之盪古抽字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無聞禮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醜耻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况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體如魚鱗也玩好貨寶鐘鼎壺鑑以冰置水漿於其中為鑑取其冷也輦馬衣被戈劍

卷之十

卷之十

五

佩一作備

飾

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從送也。以送死人。
 題湊之室。室，禦藏也。題，湊，複累也。棺槨數襲。襲，重積石積炭以
 環其外。石以其堅，炭以禦濕。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
 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不能止。其發掘且死者彌久。
 生者彌疏，生者彌怠，守者彌怠，而
 葬器如故。言寶賂不淪變。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
 載之以大輜。大輜，車也。羽旄旌旗如雲，僂嬰以督之。
 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喪車有羽旄旌旗之飭，有雲氣
 之畫，僂蓋也。娶棺飭也。畫黼黻之狀如扇，嬰於僂邊。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也。引紼者，
 左右萬人以行之。紼，引棺索也。禮送葬皆執紼。以軍制立之。

然後可。法制以此觀世。觀世猶示人也。則美矣。侈矣。以此
 為死則不可也。於死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
 民。一作身。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為也。

安死

三日。世之為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
木聚生曰林也。其設闕庭為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賓階也。若為都邑之制。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
 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瞬者，頽川人相視曰
瞬也。一日瞬者，謂人臥始覺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
 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之慮。慮謀也。其情必

古史考

卷之十

六

不相當矣。以無窮為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發也。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扣墓富而得爵祿，故人乘車食肉，世世相傳也。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扣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令善父之

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飢者而逐之。以釜飢食之人皆欲討逐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入事。既憚耕稼又不肯居官循治人事也。而祈美衣侈食之樂。祈智巧窮屈無以為之。窮極。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扣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率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
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櫛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呂於是，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也，又益其後，是棄君

於惡也。何臣之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林為樹也。傳曰堯葬成陽山下有穀林。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市肆如故。言不煩民也。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於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變動也。言無所興造不擾民也。會稽山在會稽山陰縣南。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為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一作阪院。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謂凡愛死人者衆多。厚葬之。知所愛之者寡。言能儉葬者少也。

治事作夫愛之而反害之。字之反危之。

故宋未亡而東冢相。東冢文公冢也。文公厚葬。故冢被發也。冢在城東。因謂之東冢。齊未亡而莊公冢相。莊公名購。僖公之父。以厚葬冢見發。國安寧而猶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詩小人之卒章也。無兵搏虎。日暴無舟渡河。日馮。喻小人而為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故日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此方是非未定。而喜怒

鬪爭。及為用矣。吾不非鬪。不非爭。非猶而非所
以鬪。非所以爭。故凡鬪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
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鬪爭。此惑之大者。
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吊之。入門而左。從客也。
主人以璵璠收。喪季平子意如之喪也。桓子斯
故。日從客位也。主人以璵璠收。收歛者也。
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
堂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璵璠君佩
在外。平子行君事。入宗廟。佩璵璠。故用之。孔子
以平子逐昭公出之。其行惡不當。以歛而反用
之。肆行非度。人又利之。必徑庭歷級。非禮也。雖
然。以救過也。

曰

出列子

異寶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
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
大夫。薦賈之子。為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
莊王之令尹也。
人所貪。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
利之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
利而名甚惡。惡謂丘名也。荆人畏鬼。而越人信機。
人畏鬼神。越人信吉凶之機祥。可長有者。其唯
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
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為
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

名甚上史記誰有前有
妬丘後有庚丘二句
滑誓傳

卷之十

九

所以異乎俗也。衆人利利孫叔敖病利五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太行山名多知將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舉猶謀也俗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欲令之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荆。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渡之絕江。絕問其名族。則不肯告。解其劍以予。一作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擔。金千鎰。昔

者子胥過。吾猶一作不取。執圭周禮侯執信圭尚萬石也。金千鎰。二十兩爲一鎰。不取子胥以受賞也。故曰。我何以欲子之千金劍。今我何一作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五員過於吳。過猶至也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何不有爲言無不爲也江上有於五員也。故而無以爲也而無以爲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司城官名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

罕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受為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小兒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精微也。換麤疏也。

異用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原本故國廣巨。兵疆富。一作富未必安也。

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設置其祝曰。從天墜者。墜隕也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為此也。湯收其三面。收一作放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螫作網罟。今之人學紂。紂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周文王使人

扣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
 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
 骸骨。骨有肉曰骸，無曰枯。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其國，
 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說說民意也。故聖人於物也
 無不材。材用也。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
 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
 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
 不有恙乎？杖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

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
 義。又况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
 長幼養老也。禮射中飲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
 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
 奪為務也。仁人之得飴，飴以養疾侍老也。侍亦養也。
 跽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捷也。跽盜跽企足莊名也，以飴取人捷壯開人府藏竊人財物者也。

呂氏春秋卷之十終

人... 呂氏春秋卷之十一... 仲冬紀... 十一月紀... 仲冬之月日在斗... 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 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日... 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 軫南方宿楚之分野是... 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 黃鐘和也陽氣聚於下...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 其祀行祭先腎冰盆壯地始... 地始坼... 鶡鴠不鳴虎始交... 鶡鴠山鳥陽物... 也是月陰盛故

璽

呂氏春秋卷之十一

仲冬紀

十一月紀

一日仲冬之月日在斗

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

此昏東壁中且軫中

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

中於南方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

軫南方宿楚之分野是

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

黃鐘陽律也竹管音與

陰氣盛於上萬物黃萌聚其數六其味鹹其臭

於黃泉之下故曰黃鐘也

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盆壯地始坼

立冬後三十

冰盆壯地始坼凍裂也

鶡鴠不鳴虎始交

鶡鴠山鳥陽物

地下一本有圖字

不鳴也。虎乃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天子居玄堂太廟。大廟中央

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

與藏其器。宏以弁。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

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有司於周禮為司徒掌建邦之土地與民人之

教。故命發蓋藏。起大衆。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

之也。房所以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發

之房。閉藏也。陰氣故蟄代者死。命之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

民疾以喪亡也。故命之曰暢月也。命闔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

暢月也。是月也。命闔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

室必重閉。闔宮官尹正也。於周禮為宮人掌王

室必重閉。皆所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

以助陰氣也。

氣當作器下同

無有不禁。乃命大會。秣稻必齊。麩麩必時。大會

官也。於周禮為酒正。湛饔必潔。水泉必香。湛漬也。饔炊也。

禮為酒正。湛饔必潔。水泉必香。香美也。湛讀潘

釜之瀋。饔讀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

會監之。無有差忒。陶氣瓦器也。六物天子乃命

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皆有功於

也。是月也。農有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

佚者。取之不誥。誥誅山林藪澤。無水曰藪。有能

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疏食。野虞掌山澤

之官。故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

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陰陽爭

刻五十五。故日日短。至牽牛一度也。

呂氏春秋
卷之十一

諸生蕩

陰氣在上微陽動升故曰爭也諸蟄伏當生者皆動搖也君子齋戒

處必弇身

弇聲也色五色也屏去之崇寂靜也陰陽事欲靜也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

以待陰陽之所定

方爭嗜慾咸禁絕之所以安形性也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

解水泉動

芸蒿菜名也荔馬荔挺生出也結紆也麋角解墮水泉湧動皆應微陽氣

也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

是月也竹木調均又斧斤入山林之時故伐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罷之無

取之

用者塗闕庭門閭築囹圄此所以

助天地之閉藏也

周禮為象魏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

霧冥冥雷乃發聲

夏火炎上故其國旱也清濁相于氣霧冥冥也夏氣發泄

故雷動

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

兵

秋金水之母也冬節白露故雨汁也金用事以干水故瓜瓠不成有大兵來伐之也行

春令則蟲螟為敗

故蟲螟陽氣炕燥故水泉咸竭也水木相干氣不和故民多疾癘也民多疾癘

至忠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

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

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

於此而欲其美也

美茂也人時灌之則惡之

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

夫惡聞忠言乃自

為敗

鄭玄曰雨汁謂水雪
雜下也

說苑作楚莊王獵於雲夢射斜雉得之字書引說苑作斜雉云歟名之

於軍旅上本有吏曰人之有功也

伐之精者也。精猶甚荆莊哀王獵於雲夢。荆莊哀王考烈

王子在春秋後雲夢楚澤也在南郡華容歟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

王而奪之。隨兕惡獸名子培申邑宰也楚僭稱王邑宰稱公也以殺隨兕之凶故劫

奪王代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受殃也

其謂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

玉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

培疾而死。為代王殺隨兕故死也荆典師戰於兩棠大勝

晉。兩棠地名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

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於王車下奪

代王死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

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

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持猶得也忠愛君

君王受死亡之殃使君王得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

兕者不出三月。故記古書也此三月必死故曰不出是以臣之兄

驚懼而爭之。驚懼王壽之不長故與王爭隨兕而奪玉也故伏其罪

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

賞之。平府府名也賞之賞子培之弟也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

穆行矣。穆美也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

不為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病。齊王湣王也

病瘠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

通雅曰言野見齊王疾瘠趙凡又曰言書謂之翻胃又謂翻瘠強以胃作瘠大謬

呂氏春秋卷之十一

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
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怒讀如彊
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
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
幸臣與臣之母。幸哀也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
諾。請以死為王。為治也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
三。三不如期也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
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故不解履以
王怒也。王果甚怒。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
不與文摯言也。王怒也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
而起。疾乃遂已。已除愈也

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
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
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
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
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為太子故行其所難也。死
之以成太子孝敬之義也。

忠廉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議平也。平之不
者。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
虞猶回也。雖名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擬其心矣。

議恐義
平與評同

狗之下脫注之出猶
去去生必死也狗猶
衛也十二字

力

挺猶誠辱則無為樂生。言得辱則無用生為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將眾則必不撓北矣。北走也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其患者當其難也。雖得踐其難。踐其難必死。故曰有不智也。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闔廬光篡庶父僚而即位。慶忌僚之子也。故欲殺之。慶忌有功。提疾無能殺之者。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

執手別
執手也。撓也。與制同。與

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軼。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擊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吳王僞加要離罪。燒其妻子。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掉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

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幸活而汝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便猶成也。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粹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不忘其妻子燒死之辱。以取吳國之貴富也。衛懿公

新序無其字

至当作追

裸讀為素衣朱裸之裸。按裸與幕通。鵬齊按裸幘。裸古通用。讀為襪。被之也。襪者今之欲子也。

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懿公衛惠公之子赤也。演讀如胤子之胤。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魯閔二年傳曰。翟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有祿位。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裸。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裸表也。納公之肝於其腹中。故曰臣請為裸也。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忠矣。殺身出生。以狗

呂氏春秋

卷之十一

七

其君也。出去非徒徇其君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當務

四曰辯。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四者辯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所貴辯者為其由所日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論也。所貴信者為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

其下疏不

關閉中藏聖也。以外知內此入先勇也。出後義也。幾於聖也。

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

盜者。天下無有。備說非六王五霸。備具也。說道也。非者譏呵

其闕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武也。以為堯有不

慈之名。不以天下與亂子丹。舜有不孝之行。舜

告而娶。禹有淫湎之意。禹甘旨酒而湯武有放

故也。殺之事。成湯放桀於南巢。周武五霸有暴亂之

謀。五霸爭國骨肉相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

世稱六王之聖。五霸之賢。故死而操金椎以葬

而人諱其放殺暴亂之謀。日下見六王五霸將殺其頭矣。辯若此。不如無

八

字彙敬音乞約切音却

呂氏春秋

卷之十一

辯穀音穀擊也辯說六王五霸之闕而楚有直

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

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

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

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

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

躬之信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

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

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

革求肉而為革更也於是具染而已染豉醬也因抽刀

載讀為再

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傳曰酒以

以淫勇而相噬無禮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

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

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

為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

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

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置立也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長見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

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

短近也

呂氏春秋

卷之十一

九

猶今之於古也。故審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故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荆文王曰：「覓諱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文王武王之父也。犯我使從義也。違我使入禮也。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殺得焉。與之居不安之也。曠察之使我不得焉。從義入禮則不殺得也。不危亡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殺。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我為之。意志也。先意承志。傳所謂從而不得也。與處則安。曠之而不殺。喪焉。與處則安者。臧武仲曰：季孫之愛我疾疹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疹不如惡石也。故曰而不殺。喪焉也。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

穀。於是送而行之。魯僖七年傳曰：初申侯之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惟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疵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速行。毋適小國。將不汝容焉。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為其所欲。三年而知鄭國之政也。知猶為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王為善於上。世也。上猶前也。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平公悼公之子。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耻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世之知音者也。

呂太公望封於齊。

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為姜氏日有

呂故曰

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

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

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

親親上恩恩多則威武不行故

削弱也

周公旦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

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

齊國。

尊賢敬德故能霸上功則臣權重故能

魯

公以削。至於覲存。

覲裁也

三十四世而亡。

自魯公伯禽至

頃公讐為楚孝烈王所滅。適三十四世也。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

之於魏武侯。

武侯文侯之子

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

岸門。

岸門邑名

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

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今去西

河而泣。何也。吳起抵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

我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

可以致君於王

今君聽讒

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取不久矣。魏從

此割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入秦。秦

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痤疾

惠王往問之。

惠王武侯之子

曰。公叔之疾。嗟疾甚矣。將

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願王以國

聽之也。

御庶子爵也。鞅衛之公孫也。故曰公孫鞅。或曰衛鞅。

為不能聽。勿

抵音民与唇同撫也

使出境。言不能用鞅必殺之無令他國得用之也故曰勿使出境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叔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公叔瘞之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為悖

呂氏春秋卷之十一

終

呂氏春秋卷之十二

季冬紀

十二月紀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

是月日躔此宿也

昏婁中且氏中

婁西方宿魯之分野且氏東方宿韓之分野

是月昏且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

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大呂陰律竹管音與大呂和也萬物萌生動於

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去

陰即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也其數六其味

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

鴈是北鄉將來至北漠也鵲陽鳥

順陽而動是月始為巢也

乳雉雉詩云雉之朝雉尚求

一本旗下去立有孤字

呂氏春秋

卷之十二

此之謂也

今禳

征鳥鷹準之屬一作征猶飛也

親往下注取漁讀也語是月也將捕魚故命其長也天子自行觀之二十二字

其雌乳。天子居玄堂右个。玄堂北向堂右个東頭室也。乘玄

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蔬。其

罷宏以命。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大儺逐盡陰氣為陽導也。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率百隸而時儺以索室驅疫鬼旁磔犬羊於四方以攘其畢冬之氣也。出土牛令之鄉縣得立春節出勸耕土牛於東門外是也。征鳥厲疾。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

大臣。天地之神祇。征鳥鷹準之屬厲高也。言是月征鳥飛行高且疾也。帝之大臣功施於民若禹稷之屬天曰神地曰祇。是月是月歲終報功載祀典諸神畢祀之也。

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堅。復亦盛也。復或作復凍重累也。命取水。冰已入。

入凌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於凌陰。令告民出五種。出之於窮簡釋也。命司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

大合吹而罷。周禮籥章仲春晝擊土鼓吹邪詩以逆暑仲秋夜逆寒亦如之。舉春

秋省文也。則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

百祀之薪燎。四監者周制天子畿方千里之內分為百縣縣有四郡郡有一大夫監之故命四監使收掌薪柴也。燎者積聚柴薪置壘與牲於上而燎之。升其煙氣故曰以供寢廟及百祀。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廻於

之。次宿也。是月日周於牽牛。故日日窮於次。月

天。遇日相合為紀。月終紀光盡而復生日朔。故

日月窮於紀。日有常行。行於中道。五星隨之。故

日月星廻於天。一說十二次窮於牽牛。故曰窮於

呂氏春秋

卷之十二

十一

日星迴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從夏正言故於是
 於天數將更始於正月也專於農民無有所使農事將起獨
 於正月也於正月也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
 也也歲之宜飭讀曰勅勅正國法論乃命太史次諸
 侯之列賦之犧牲次列也諸侯異姓者太史乃
 犧牲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饗皇天上帝五帝
 也也謂句龍也稷田官之神謂乃命同姓之國供寢
 廟之芻豢稷廟祖廟也親同姓故使供令宰歷
 卿大夫至於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
 山林名川之祀宰於周禮為太宰建邦之六典
 八法以御其衆者歷序次其多

寡之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
 數也數也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
 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行之是令行是之令也
 旬二日者十日一旬也二十日為二終一歲十二月終也三
 旬後一旬在新月故曰三旬二日季冬行秋
 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四鄰入保金氣白故
 介甲之蟲為妖災也金為兵革故白露蚤降
 四境之民入城郭以自保守也行春令則胎
 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
 調故胎養天傷國多溫仁之令氣不和
 逆氣之由故命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
 不降水凍消釋火氣炎陽又多淋雨故水潦敗
 當消釋而消釋火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水凍不
 氣溫於時之徵也當消釋而消釋火

士節

二日。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任之。故佚於治事。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掘蒲葦。織履履。一作也。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養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

養一作義是也

不苟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嘆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常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伉當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

必見之必晏子作方
說死作方必二字
以頭託說死作後頭

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
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
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
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
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
君聞之大駭。乘驛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驛傳車也
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
以死白已也。曰。晏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
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
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為其殺身以明
已故。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
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

介立一作之意

三曰。以貴富有入。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
出亡。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
也。遭麗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
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周流天下。窮一作貧矣。賤矣。而介
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
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
有人也。不能其易。
不能以富
貴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
一作人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於飛。
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龍以喻文公。蛇
以喻趙衰。狐偃
賈他。魏犢
介子推也。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

說死

入于

笈文當作負文

列子
新序

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文公聞之曰。請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一作負文蓋登音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乾噉。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

未

續字原神觀音末
詳一作鞞古音附
錄曰鞞从革从慶
々古音字
時

舖之。爰旌目三舖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請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昔者齊饑。黔敖為履。菅菅而求。黔敖呼之曰。嗟來食。揚其目而應之曰。吾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此。黔敖隨而謝之。遂去不食而死。君子以為其嗟也可。鄭人去其謝也可。食一介相似。旌目其類也。鄭人之下鞞也。鞞邑名也。義則未聞。莊躒之暴郢也。莊躒楚成郢楚都也。秦人之圍長平也。秦使白起圍趙括軍於長平坑其四十萬衆。韓荆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衆庶皆多壯矣。因相暴以相殺。脆弱者拜請

惡殺思

以避死。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謀。豈不遠哉。

誠廉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性。丹可磨。一作磨。也。而不可奪。赤。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一作豪。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孤竹國。在遼西。殷諸侯。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國也。

諸字上在子孟下澤上

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地名。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其頭之下。共頭。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相猶使也。使奉桑林之樂。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諱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

痺作痺

揚

存

盡敬而不祈福也。時四時亦求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求於民也。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痺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遽疾也。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富三等也。阻依保恃。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宣揚武王威殷之夢以喜眾民。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職也。力能遭乎亂世不為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漫不若避之以潔吾行。

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莫不有重於天下也。莫不有輕義重身也。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養所重不汗於武王為以全其忠也。伯夷叔齊此二十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不侵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人者為義也。以身為人者殺身。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以義為人殺身。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賢主必自知士故也。其重也。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等而不辭其患。豫讓公孫

弘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智伯知
為之報讎。言士為知己者死也。孟嘗君知
君知公孫弘。故為之不受折於秦也。世之人主
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得士則不喜。不知相
賀。不通乎輕重也。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桀
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孔子
墨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士不歸
乘而歸孔墨。故曰自此觀之。尊貴富大。不足以
不能與之爭士也。來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豫讓之友。謂豫讓曰。
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
滅之。而子不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

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
不我衣。我飢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共其
養。是眾人畜我也。夫眾人畜我者。我亦眾人事
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
以養。眾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謂國士畜我
也。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
而猶以人之於已也為念。於猶厚也。又况於中人乎。
孟嘗君為從。關東公孫弘謂孟嘗君曰。君不若
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之帝主也。君恐不
能為臣。何暇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意者秦王

治事慙心作輒肯作肯

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未晚也。孟嘗君曰善。願
因請公往矣。公孫弘敬諾。以車十乘之。秦昭
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弘。昭王秦惠
王之弟也公孫弘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
醜或作取。幾何。公孫弘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
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
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弘對曰。孟嘗
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
如。公孫弘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
意則慙。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肖。為人臣如此者。

治事其在主上

三人能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商鞅說義聽行。其能
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
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汗其衣。有如臣者七人。
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寡人善孟嘗君。
欲客之。必謹諭寡人之意也。公孫弘敬諾。公孫
弘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嘗君千乘也。立
千乘之義。而不可凌。可謂士矣。

序意

維秦八年。歲在涪灘。八年秦始王即位八年也
歲在申名涪灘涪大也難循也萬物皆大循其情性也涪
難誇人短舌不能言為涪灘也秋甲子朔朔之

皇

管子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十一

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君子也。文信侯曰。呂不韋封洛陽號文。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顯項矣。爰有大圖。在上。大矩在下。圓天也。矩方地也。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智不公。

如 映

類 彖 注

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日中而盛。跌而衰。人之盛衰於此西望。日倪。暮也。故曰倪而西望之也。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荇一作井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荇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荇曰。去長者。吾且有事。言將殺襄子。青荇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適。可得死也。乃退而自殺。青荇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荇豫讓。可謂之友也。

